

撰文、攝影：羅惠儀 編輯：李超輝
部分照片：由受訪者提供 美術：王偉思
讀者意見專線：傳真 2516 9969 E-mail:hket-lifestyle@hket.com

PARENTS

▼(後排左至右)何錦然老師、導演曾子維、袁嘉慧、Sida、李雪兒、謝美詩、黃梓傑、張庭璋。(前排左起)鄭琬晴、譚慰慈、范思越。

流動電話的功能不僅是通話，手機屏幕已成為電子遊戲、網絡等另一個展示平台。細屏幕畢竟有其畫面限制，如何在5分鐘內發揮創意，傳遞精簡信息？

「第三屆香港流動影片製作比賽」剛舉行頒獎典禮，九龍塘學校(小學部)獲得最佳校園創作獎，亦有家長粉墨登場，跟學生合作贏得最佳演員。

學生演繹

拍攝時分別利用兩部攝錄機，拍攝短片外亦拍「蝦碌」鏡頭。



▶就讀小六的張庭璋是短片主角，他的演出自然流露。同學們都說，故事乃真實故事，相信小學生會有共鳴，大人亦覺得有趣。



是次比賽由香港無線科技商會及生產力促進局主辦，從150份參賽作品中挑選19份角逐11個獎項，當中最受歡迎流動影片、最佳校園創作及最佳演員，分別由3所中小學奪得。在動畫創作方面，由理工大學主修數碼媒體的大學生奪得榮譽大獎；而最佳動畫則由天比高創作伙伴40位就讀天水圍的青少年製作。

《教室梆梆》：校園狂想曲

「梆、梆、梆」的敲打桌面聲，引發課堂上貪睡學生一連串的狂想曲：拉開抽屜，是孩子各樣的心頭好，如同多啦A夢的百寶袋——其實，那是老師的敲桌聲，一下子將發夢的學生拉會現實中。

獲得最佳校園創作獎的《教室梆梆》，由九龍塘學校(小學部)10位五至六年級同學一手包辦劇本、拍攝、音效、剪片及演出，視藝科老師何錦然從旁協助。何Sir說：「因為細屏幕的限制，畫面要多用medium shot，甚至close-up。」構思劇本時，學生大致聯想到短片是產品廣告或教育電視。「他們會想故事一定要有教育意義，最後要有壞人被打敗。」

參與製作的學生，均是首次拍攝短片，學習箇中不同技巧。好像拍攝時主觀鏡頭如何擺位？同學嘗試從窗外拍攝課室，如第三者觀察；近鏡則集中主角表情，種種鏡頭擺位都令片段更活潑。導演曾子維說，要考慮觀眾的角度，不能用太多遠景。「要清晰看到演員表情，我會從正面影過去，由下而上拍，令人知道主角做甚麼。」

影片以現場收音，袁嘉慧說，為求專業一定不可以讓人見到枝咪。「以前我覺得收音對片段沒有大影響。現在，我知道任何聲音，可能對於下一幕起了很大作用。」負責燈光的李雪兒則說：「片中夢境跟現實的區別，就是要用微黃的燈。」

同學也花了兩至三星期做後期製作，剪接外，更加入不少音效、字幕等。何Sir說，就算一般家庭沒有先進的設備，用Windows Movie Maker也可做出不少效果，如畫面淡出，或加入不同聲效，可享受自行製作的樂趣。

拍攝時，每段故事需要拍攝兩至三組，由負責剪接的譚慰慈、鄭琬晴、袁嘉慧揀選最佳的片段接駁，為配合情節亦會加入懸疑音樂。「好像電視劇《畢打自己人》，很多時候是先畫後聲，令觀眾知道接下來的鏡頭發生甚麼事……」鄭琬晴補充。

流動小故事

《悲情以外》：代入悲情夫婦

嘉諾撒聖家學校的《悲情以外》的主角，奪得最佳演員獎。參與演出的兩位家長，現職消防員的潘先生及全職媽媽呂太，在短片飾演一對為金錢爭執的夫婦，丈夫更要對妻女動粗。他倆都沒有任何演出經驗，拍攝時導演鄧卓怡着兩位演員嘗試了解故事主人翁的心情。「都會提醒他們，不用想得太過激，令演出過火。」

潘先生覺得戲裏跟呂太爭執動粗，把呂太的頭按在沙發上最難忘。「已度了很多次位，我又怕弄傷她……始終當時第一次見面已經有口角，很尷尬。」最令呂太感動的，是劇中長女為妹妹偷竊。「如果我女兒面對那種(貧窮)家庭環境，是否會如此照顧妹妹？看劇本時我都眼濕濕。」

而潘先生則覺得學生頗能寫出爸爸在沉重經濟壓力下的心情。「爸爸終於忍不住爆發出來，卻又很內疚……她們又可以寫得到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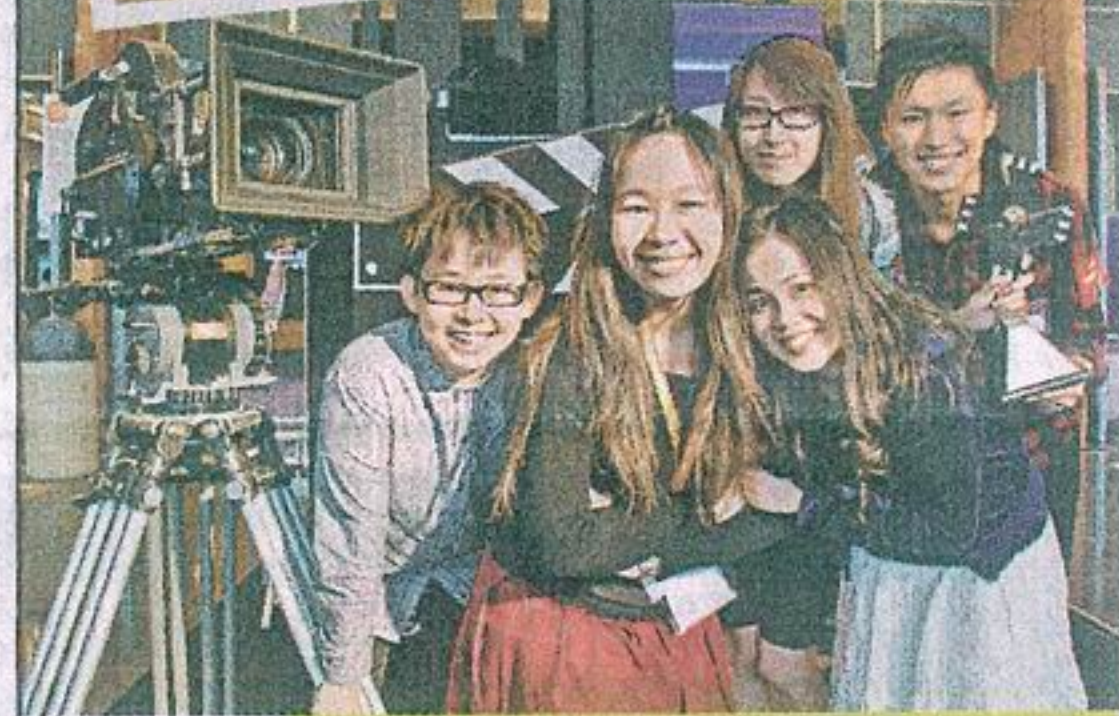
▼潘先生跟呂太，導演鄧卓怡(右)及劇中飾演女兒的鄭雪允(左)合作打破年齡界限，彼此互相學習。



▲父失業，母親難以靠兼職維生，如何重拾親情的過程，可考短片的張力。



▶片中地球人跟星球人的手勢各不同，直接道明彼此溝通不來。



▲(左至右)沈靜文、何芷霖、謝美詩、(後排)鄧爾嘉、施俊麟希望以青少年的角度，讓大眾明白青少年濫藥背後的原因，正是跟成人缺乏溝通。

《外星人鄧肯》：溝通助解惑

「我一直等緊你拉我返來……」奪得榮譽大獎的《外星人鄧肯》，片末外星人終於能跟成人溝通，互相可打開心扉。5位理大主修數碼媒體的謝美詩、鄧爾嘉、沈靜文、施俊麟、何芷霖與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「思樂TEEN青少年精神健康計劃」合作，以參賽短片宣傳溝通的重要，令大眾明白青少年濫藥的處境，對象為9至13歲兒童的家長。導演何芷霖說：「很多人都用自己的方法迫孩子學習，當他們做不到，便被視為有問題。」片中外星人就是被誤解的問題兒童。跟成人的嫌隙，間接令他們誤入歧途。美術指導謝美詩補充，他們不是標籤有問題的青少年作外星人，只是他們跟外界不能好好溝通。「當成人嘗試跟他們溝通，慢慢拉返外星人回來，外星人也漸漸變回原本人類的樣子。」